

史料旬刊

第二十一期

史料旬刊第二十一期目錄

張子文冒用兵部火票案 原件藏三所

(一) 方觀承摺

(二) 黃廷桂摺

(三) 黃廷桂等摺

(四) 黃廷桂摺二

安南脫回廠徒案 原件藏三所

(一) 熊學鵬摺

(二) 薩 載摺

(三) 徐 績摺

(四) 陳輝祖片

(五) 李質穎摺

(六) 李侍堯摺

高樸私鬻玉石案 原件藏三所

(一) 勒爾謹摺三

(二) 楊 魁摺三

(三) 舒 文摺

(四) 寅 著摺

(五) 楊 魁摺四

(六) 楊 魁摺五

(七) 陳輝祖摺

(八) 李承鄴摺

(九) 伊齡阿摺四

(十) 巴延三摺四

(十一) 舒 文摺二

(十二) 勒爾謹摺四

(十三) 勒爾謹摺五

(十四) 畢 沅摺四

貴州威寧媽姑鉛廠控毆廠官案 原件藏三所

(一)開 泰摺

(二)開 泰摺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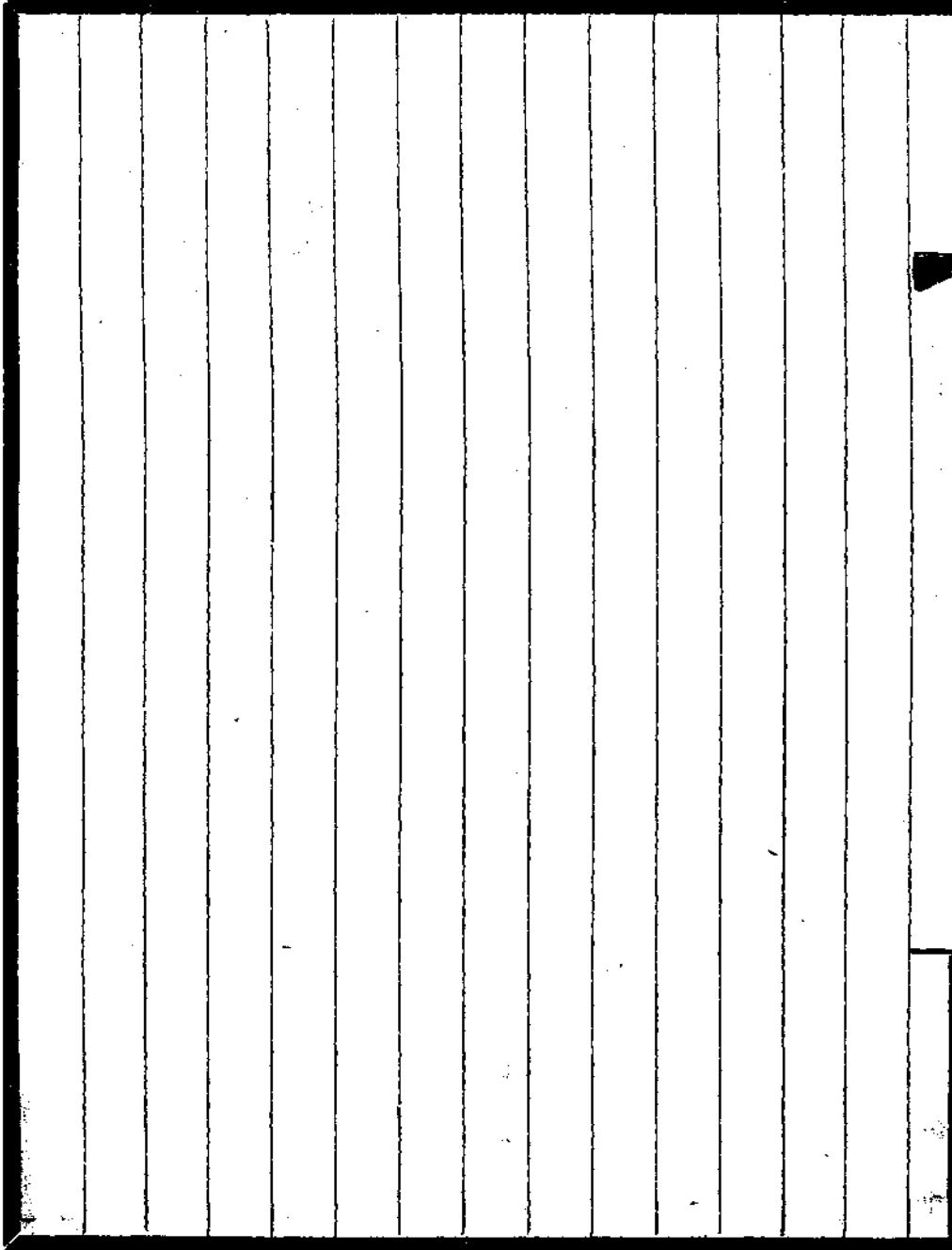
道光朝外洋通商案 原件藏三所

(一)富呢揚阿摺

(二)盧 坤等片

(三)盧 坤等片二

直隸總督周元理奏報乾隆四十三年直省戶口倉穀數目摺 原件藏三所



張子文冒用兵部火票案

方觀承摺

直隸總督臣方觀承謹奏爲奏聞事本年三月二十二日據清苑縣知縣周元理報稱本月十九日有馬成龍一人到站執持兵部乾隆十七年三月十三日標發申字一百三十號火票支領車價票開准鑲白旗滿洲都統咨奉旨發往寧夏之壯丁巴克山等共二百三十六名前往駐防需用車輛仰經過地方官吏照票每二名卽撥車一輛每車一輛坐家口四名共撥車一百一十八輛逐程更替裝載若陸路無車並不能行車之處每車一輛照例折夫四名等語查驗票內鈐寫字號有更改形蹟壯丁二百三十六名並無一人到境祇有馬成龍及同行之李廷棟各帶家人一名係紹興聲口盤詰之下據馬成龍自認包攬代領事有可疑未便濫行應付理合詳請咨查等因臣正在批飭間復據良鄉涿州定興安肅四州縣先後稟報有馬成龍到站支領車價據稱壯丁等僱有長車隨後即到該兵書因係火牌差使不敢遲誤當將車價先行支給今已數日並無前項壯丁到境恐有假冒專差追趕稟究前來臣卽行令按察司飭

交保定府將馬成龍一行四人嚴加究訊據馬成龍供小的實在姓張叫張子文係紹興人在刑部當過貼寫有兵部貼寫董談九也是紹興人素常認識今年二月裡小的同了李廷棟自西安進京要找董談九謀幹差使三月十一日到京尋董談九他往盧龍縣去了小的就找著驛傳科貼寫厲芳千託他弄兩張兵部的票子他應許了十三日他送了兩張空印票來交給小的小的給了他十二兩銀子兩頭帽纓小的就寫一個車輛底子一個口糧底子叫李廷棟照樣寫他看出是假的不肯寫小的許他二百兩銀子他就寫了小的瞞着自己拿硃筆標的至票上一百一十八輛車子厲芳千是不知道的他若知道填這許多就要的銀子多了十五日向驛店高姓借了一百兩銀子叫他跟隨驛站說定還他一百三十五兩十七日出京到良鄉領了七十兩銀子給了高姓到涿州又領了七十兩銀子也給了高姓算還清了因驛夫楊筆要支驛價叫高姓帶回高姓又跟到定興小的領了五十六兩銀子給驛夫楊筆二十兩轉給高姓帶回京去了又到安肅領了五十九兩銀子小的現在帶著十九日到了保定蒙看出票號是假的就把小的們盤住了那厲芳千曾對小的說道

假票的事驛傳科書辦朱君謨也是知情的你若外邊弄出事來有他在內照應保管無事只求把厲芳千朱君謨提來就明白了等語隨根究口糧一票現藏何處因何不一并支領據供直隸驛站都曉得口糧票是戶部的哄騙不過所以不敢拿出來原要帶到山西下邊纔用的如今現在歇店坑洞裏藏着當經差役赴店起出兵部印票一紙內開寧夏壯丁巴克山等共家口四百七十二名每口日支米八合三勺馬七百零八匹每匹日支七觔重草一束印信字蹟驗與車票無異又訊據李廷棟供小的是紹興人這張子文是去年十二月裡在西安府店內認識起他說從京中辦差出來沿途領車價銀子拿出兩張印票叫小的看過今年正月裡小的同他拜了弟兄他往固原州去領了銀子回來就同小的進京說京中有個好友董談九他若在家不怕不得差使三月十一日到京住在同仁店他出去尋人下晚回來說董談九別處去了到十三日有姓厲的來拜他給了他兩張空印票他給了厲姓十二兩銀子兩頭帽纔張子文就寫起兩張底子叫小的照著寫小的不肯他許了小的二百兩銀子小的纔替他寫了一張車票一張口糧票都是他夜間自己用硃筆標的餘

供與張子文同復將該犯供出上年十二月張子文辦差領銀情節及在前曾經領過幾次澈底窮究據張子文又供如今索性實說了小的去年四月裏在京遇見董談九他說你弄三十兩銀子給我我弄一件事給你大家好弄幾兩銀子使他就拿了兩張空印票來一張寫寧夏防禦李士英車三輛一張寫寧夏參領德爾布車五輛他自己標了五月初五日小的同他兩個出京一路支領到靈石縣他得了些車價先回京去了小的領到潼關爲止六月裏小的又進京董談九又填了兩張印票一張寫涼州佐領蘇昌阿車四輛一張寫涼州參領佟德車五輛七月裏仍與他同行他到靈石縣又分了銀子先回京去了小的領到西安府爲止這兩次並沒口糧票子到十一月裏小的又進京給了董談九六十兩銀子他又弄了兩張印票一張寫寧夏協領趙弘仁車五輛一張寫涼州參領和圖車五輛那時遇著厲芳千說起他又弄了一張印票來小的給了他十兩銀子票上寫的是寧夏副都統盛爾泰車七輛十二月初二日又同董談九出京到了半路他仍舊分了車價先回京去了把票子交給小的小的到了山西栢井驛地方在票子旁邊添上沿途應給口糧草束領到固原

州爲止經過驛站遇有盤問便說官府已就近由草地雇長車去了驛站上見了印票所以就應付了也都是折的車價並未應付夫馬此外再沒有別的假冒的事了質訊家人吳進孝杜三娃子驟夫楊筆所供出京月日及沿途持票折銀等情節俱屬相符臣查張子文即馬成龍等串買兵部用印火票任意填寫冒領車價口糧朋分入橐且一年之內假冒至八案之多驛遞往來肆行無忌實爲法所難宥現在緝拿同夥之厲芳千董談九朱君謨等到案與張子文等嚴加質訊惟是盜用印信賄買假票奸弊多端此等棍徒恐其假冒尙不止此而交關牽涉應訊人犯亦多在京城臣請俟拿獲厲芳千等到案訊明供詞具奏請旨交與刑部查審定擬治罪以儆奸徒至從前應付之各驛站臣已通行飭查並咨會山西河南陝甘等省一體嚴查由各該省奏明辦理所有拿獲假差訊究捏冒等情由理合恭摺先行奏聞伏乞皇上聖鑒訓示謹奏乾隆十七年三月二十八日硃批已有旨了

黃廷桂摺

陝甘總督臣黃廷桂謹奏為請定火票之章程以杜假冒以肅郵政事竊照驛
 站支應關係錢糧一切車輛馬匹及廩給口糧草束在在俱宜慎重豈容分毫
 冒濫查定例兵部勒合火牌俱於尾後粘貼處分兼寫滿漢一紙沿途州縣驛
 即於尾單填明應付過數目日期鈐蓋印記以便按站稽查法至密也惟火票
 一項向無貼蓋印花之例所過地方憑票給發上下程站既無可稽查中途逗
 遛亦無憑察核而奸徒得以假捏誣騙偽票偽印希圖一朝倖售遂其谿壑經
 手驛書及州縣家人偷因倉猝難以立辨鮮不墮其術中者上年現有張子文
 等執持偽票從直隸山西冒支到陝經臣查訪另摺具奏若不設法周防誠恐
 不法趨利之輩或有踵行臣思舊章不事更張而體制宜歸畫一請嗣後凡用
 火票悉照勒合火牌之例一概粘貼尾單從地頭衙門貼蓋印花為始沿途貼
 蓋使上下之程站易稽起止之日期有據而驛書家人等查看未到者蓋印之
 際復可經由印官察核正偽似此輾轉察查層疊勘驗庶奸徒無所施其伎倆
 矣是否可採伏祈皇上睿鑒勅部議覆施行謹奏乾隆十七年三月二十八日
 硃批既經此番則驛務應另有一番整飭當不止此一事也已交該部統入一

案詳議矣

黃廷桂等摺

陝甘總督臣黃廷桂等謹奏爲查出假冒火票之棍徒據實奏聞事竊照陝西爲數省通衢差使絡繹各州縣兼管站務凡有過往官員供支糧料車輛俱係按年造報臣訪有假冒支給情弊詢據咸寧縣知縣柳大任長安縣知縣楊文玢稟稱乾隆十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有二人持兵部火票三張到站一係未字一百九十號給新補寧夏副都統盛爾泰一係未字一百九十七號給正紅旗漢軍佐領補放寧夏協領趙弘仁一係未字一百九十四號給鑲白旗滿洲佐領補放涼州參領和圖等字樣據來人到站口稱新放官員皆從沿邊一路赴任著伊等由驛路折支口糧草束職等驗其火票俱有兵部印信即照往例應付等情臣查寧夏副都統未聞更換駐防亦無漢軍涼州並未設有參領且均無部文知照其爲外來棍徒假冒無疑隨即諭令護驛道成德遴委幹員分路挨查續據有驛州縣稟報驗票按站供支其折給銀兩多寡不等又據甘撫

臣楊應琚札據固原州驗報緣由會同密查等因旋據咸寧長安兩縣訪有王節開過歇店認識其人又在監生茹相家內曾經住宿併有涇州人蔣國海受僱跟隨知其來歷俱提到案研訊各據供稱奸徒名張子文又名張主賢向在刑部山西司及兵部內當過書辦已經役滿與蘭州按察司照磨潘毓賢東河橋驛丞章宋若涇州吏目諸貽孫均係親戚相識該犯於上年秋間從涇州經過遂僱蔣國海爲僕跟至甘肅又隨往京中嗣又出京持火票三張從直隸良鄉縣起一路向各衙門折支銀兩於十二月內來至西安因與茹相舊時認識至茹相家內探望停留至本年二月初間又從甘省轉來於二月十六日仍復上京其僕蔣國海因母老不復跟去等情隨據咸寧縣知縣柳大任長安縣知縣楊文玠乾州知州英德咸陽縣知縣臧應桐臨潼縣知縣沈達舜渭南縣知縣齊士雄華州知州張光熊等各選幹捕公捐盤費帶同蔣國海等兼程赴京函摺張子文務期速獲臣等伏思詐僞之徒既敢執持火票到站冒支其黨類固非一人其假冒必非一次此外有無濫應之處現在澈底嚴查至蘭州臬司照磨潘毓賢涇州吏目諸貽孫東河橋驛丞章宋若是否與張子文交結往來

知其詐僞情事臣現在飭調諸貽孫章宋若到省查訊確情其潘統賢移咨蘭州撫臣楊應琚就近確查該員等如有通同情弊另行咨革究擬並移咨山西直隸督撫一體查辦俟獲犯解回陝省究明火票來歷冒支銀數將沿途失察濫應各州縣照例參處外所有查出假冒及犯有踪跡情由謹會同陝西撫臣鐘音蘭州撫臣楊應琚繕摺恭奏伏乞皇上睿鑒謹奏乾隆十七年三月二十八日硃批已在直隸發覺矣州縣官如此不能清釐驛站即汝等亦不能免失察之咎也當嚴辦以警其後

黃廷桂摺二

陝甘總督臣黃廷桂謹奏爲據實覆奏事本年五月十一日接准大學士公傳恒大學士來保字寄乾隆十七年四月十二日奉上諭黃廷桂所奏查出假冒火票棍徒張子文現飭該州縣各選幹捕赴京廝緝並移咨山西直隸督撫一體查辦等語此事已在直隸發覺其張子文一犯業經清苑縣盤獲現在解部嚴審矣該犯自上年至今往返數次該督之訪聞查辦與地方事務尙屬留心

但其摺內所稱訪聞者或據屬員稟報抑係差人查訪可傳諭該督令其據實
奏聞此與本案辦理之處並無關涉不過悉其實在情節耳欽此遵旨寄信到
臣臣查此案發覺之始因寧夏道楊瀨稟寶豐修復棄地一切事宜專差家人
王甫具稟到臣隨面詢寶豐近日情形及一路雨水麥苗光景並問其沿途有
無聞見據稟路經固原州聞有人持兵部印票折支寧夏旗員赴任車輛口糧
至該州而止州官回署之後恐係假冒現在查報等語臣思既持印票折支車
輛口糧必由潼關以至固原隨即就近飭諭咸長二縣確查稟覆果於乾隆十
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有人持兵部印票到站折支是實臣復通行挨次嚴查
並取濫應職名始得該犯張子文姓名以及過往踪跡一面移咨並責令有驛
州縣選捕陋緝一面恭摺奏聞今欽奉諭旨下詢理合將此案實在發覺緣由
遵旨據實恭奏伏祈皇上睿鑒謹奏乾隆十七年五月十六日硃批知道了

安南脫回廠徒案

熊學鵬摺

廣西巡撫臣熊學鵬跪奏爲拏獲脫逃廠犯正法恭摺奏聞事乾隆四十年九月二十一日據桂林營遊擊登泰稟據外委把總鄒良貴稟稱九月十九日申刻押解第八起安南逃回應發烏魯木齊屯種人犯七十八名行至陽朔縣古祚塘將船灣泊有第二號船廠徒廖其才乘夜靜押解兵役及同船犯人睡熟扭開鎖鍊脫逃又據陽朔縣知縣葉中賢稟同前情各到臣臣當即飛飭文武員弁多撥兵役在於該縣地方並鄰邑四路嚴拏茲據平樂縣知縣徐鯨標將該犯廖其才拏獲解送到省於十月初六日由按察使朱椿詳解到臣臣隨督同布政使蘇爾德按察使朱椿親加研訊據該犯供稱小的是嘉應州人今年二十三歲父親已故母親吳氏現存並無兄弟妻子九月十一日在梧州起解十九日到陽朔縣聽聞解往鄰省實不知解往何處小的害怕又思想母親二更後聽得兵役並在船同鍊的人俱已睡熟起意逃走把鎖鍊脚鍊扭脫日裏躲藏巖洞晚從偏僻小路行走二十四日到平樂縣就被差役拏獲實沒有敢

賄兵役縱放的事逃後也沒有知情容留的人等語嚴訊無異臣查安南逃回
 廠犯廖其才原係獷悍之徒仰蒙皇上天恩遣發種地謀生乃該犯不知感激
 安靜奉法竟敢在途脫逃殊屬可惡臣謹遵旨照新疆改遣人犯脫逃例恭請
 王命將廖其才於十月初七日即行正法訖至押解兵役人等雖訊無賄縱情
 弊然於此等重犯不動加巡邏看守應各杖一百加枷號兩個月俱革役至管
 解之文武員弁如果留心防範何至任其脫逃若照新疆改遣人犯脫逃鄰邑
 擊獲之例辦理該管各官僅止降罰殊不足以示懲所有派委護解之巡檢梁
 元邦外委把總鄒良貴俱請革職其該管陽朔縣知縣葉中賢分防陽朔汛外
 委把總陳衍書不能防範及身在陽朔專司查辦督防不力之桂林營遊擊登
 泰應俱請革職留任俟四年無過再請開復至桂林府知府顧馨雖身在全州
 辦理接遞廠犯出境但護解之巡檢梁元邦係伊派委其督飭不力之咎亦所
 難辭相應請旨交部察議至擊獲鄰境逃犯之平樂縣差役照例給賞臣謹恭摺具奏伏祈皇上
 聽候部議擊獲鄰境逃犯之平樂縣差役照例給賞臣謹恭摺具奏伏祈皇上
 睿鑒謹奏乾隆四十年十月初八日硃批該部知道

薩載摺

江蘇巡撫臣薩載謹奏爲欽奉上諭恭摺奏覆事本年十月初九日承准大學士舒赫德于敏中字寄乾隆四十年十月初二日奉上諭據李侍堯等奏安南脫回廠徒一案究出滋事悍黠者六十三名應發往伊犁給種地兵丁爲奴俟審明分別辦理外其在廠被逐跡涉曠悍發往烏魯木齊等處屯種出力者計九百二名其祇附近貿易及聞風逃避隻身無籍者酌發江蘇二百四十名安徽一百八十名浙江二百四十名河南一百四十七名知會各省撫臣於所屬州縣地方分散安插聽其自行謀生其有親族行業可依者二百八名解回原籍飭令地方官嚴加管束等語所辦甚好即應如此分別遣發此等越境滋事廠徒除訊明隨同械鬪逞兇致斃人命之犯應令該督撫俟安南國解送張德裕等犯到時質訊明確另行定擬具奏外所有應發伊犁烏魯木齊及江蘇等四省各犯俱係不安本分之人爲數衆多現在雖分路押解恐在途或易致疎虞著傳諭李侍堯等將僉發新疆及江蘇等四省各犯應經由何路行走各省

分一體抄錄諭旨預行知會其沿途各該督撫應嚴飭所屬地方官派委員弁小心管押毋稍疎玩如中途或有脫逃者即照新疆遣犯之例拏獲即行正法至到遣以後並著該督撫分地安插嚴行管束其發往伊犁烏魯木齊等處者尤獷悍之徒該將軍都統等亦當分地編管飭令所在官員嚴加鈐約勿使滋事此等分別人犯無論內地新疆有在遣所脫逃者一面奏聞一面上緊緝拏正法將此由四百里一併傳諭知之欽此欽遵寄信到臣臣查此案先准大學士管兩廣總督臣李侍堯咨文當將接遞護解及派發安插事宜行司飭屬預爲籌辦惟查應發江蘇者原咨內開明取道江西至從江西而至江蘇本有兩路一由浙江遞至蘇州府屬之吳江縣入境一由安徽遞至江寧府屬之江浦縣入境其由何路接遞入境及派發名數尙未接准前途咨會茲臣恭繹諭旨知粵省奏明酌發江蘇省二百四十名一俟解到自應欽遵聖訓迅卽分地安插免致羣聚滋事第查前項廠徒前途自必分起遞解而爲數稍多所有吳江江浦兩路入境首站均應派委大員前往經理方無貽誤臣現在飭委江寧巡道胡純基蘇州巡道朱奎揚各就近親詣彈壓酌帶勤幹佐雜數員以資差委

並咨會提臣檄行該營預撥弁兵接遞護送俾無擁擠遲滯其沿途經過地方復又通飭各府州移營督屬派足員弁兵役小心管押酌委同知通判等員往來稽查務保無虞至安插地方臣與臬司龍承祖酌議江蘇省除沿海之常熟昭文等二十四廳州縣向不派發外其餘上元江寧等四十六州縣按照解江人數均勻安插每屬亦不過五六名現飭該司酌量州縣之大小派定安插名數移知該道等俟人犯解到首站徑發各該府分撥所屬嚴行管束以免紆迴繞道如解發鄰省之廠徒或由江蘇省經過一體飭令照例派撥員弁兵役嚴密防護押解下站接替除俟各犯解到安插得所另行奏聞外所有現在籌辦緣由理合恭摺奏覆伏乞皇上睿鑒謹奏乾隆四十年十月十二日硃批知道

徐績摺

河南巡撫臣徐績跪奏爲欽奉上諭事乾隆四十年十月初六日承准大學士舒赫德于敏中寄字乾隆四十年十月初三日奉上諭以李侍堯等奏安南脫

回廠徒一案酌發伊犁六十三名烏魯木齊九百三名江蘇浙江各二百四十二名安徽一百八十名河南一百四十七名各犯俱係不安本分之人爲數衆多現在雖分路押解或在路易致疎虞著傳諭李侍堯等將僉發各處人犯應由何路行走各省分抄錄諭旨預行知會沿途各督撫應嚴飭所屬地方官派委員弁小心管押到遣以後並著該督撫分地安插嚴行管束其中有中途遣所脫逃者拏獲即行正法欽此欽遵寄信到臣臣查此案屢接兩廣督臣李侍堯來咨抄錄前奉諭旨及酌議分路起解緣由臣與署藩司榮柱等妥商此項人犯爲數衆多發往新疆應由豫省行走沿途押解必須慎重不使稍有疎虞隨行該道府就近多派明白幹員兩鎮多派能事武弁督率兵役小心管押在案今奉派發河南一百四十七名查豫省一百八州縣擬發大州縣每處二名中小州縣每處一名先行派定地方飛飭入境首站知照俟各犯解到之日即行分別解往派定處所安插不致羣聚聽其自行謀生仍令各該處地方官嚴加約束如在中途或遣所設有脫逃上緊緝獲遵旨卽行正法奏聞所有欽遵辦理情形相應繕摺覆奏伏祈皇上睿鑒謹奏乾隆四十年十月十二日硃批覽

陳輝祖片

臣陳輝祖跪奏竊廣西省自安南逃回廠徒經兩廣督臣遵旨分別發往烏嚕木齊等處屯種並分發內地省分安插臣先後接准咨移伏讀諭旨仰見聖明安輯邊氓仁膏義正至意臣因發往烏嚕木齊人犯共有九百餘名分起間日由楚轉解每起八九十名加以兵役未免人多雜沓楚境陸路站長之處中途村店僻小難以防範先期札商湖南護撫臣倣照上年護解川省兵犯之式自南省之零陵縣起即用船分裝每犯專派一兵一役管押委定員弁督管至荊州之沙市卸載人犯過壩另換坐北省船隻押送至襄陽縣王家樓登陸仍以一犯兩兵兩役派員督押赴河南新野縣交收前進至各州縣水路接界處類多曠野俱飭令員役等送至城鎮地方點交更替並委令各道府營將大員分地彈壓料理今頭起人犯已於十月初九日由荊州轉解各犯行走安靜沿途居民並不知有多犯過境之事毫無驚擾又另有由粵分發河南省安插人犯應經過湖北黃梅縣陸路轉解安徽宿松縣近道前進亦經派委道府營將預爲查探一俟抵境照前站分起督飭員弁兵役慎解毋致稍有疎虞並經咨會

前途外所有楚省分途護解廠徒辦理緣由理合附摺奏聞伏乞聖鑒謹奏硃批知道了

李質穎摺

護理安徽巡撫臣李質穎謹奏爲酌籌安插粵省解到廠徒並接遞過境事宜恭摺奏聞事本年十月初九日准兵部火票遞到大學士舒赫德于敏中字寄乾隆四十年十月初二日奉上諭據李侍堯等奏安南脫回廠徒一案其祇附近貿易及聞風逃避隻身無籍者酌發江蘇二百四十名安徽一百八十名浙江二百四十名河南一百四十七名知會各省撫臣於所屬州縣地方分發安插聽其自行謀生等語沿途各督撫應嚴飭所屬地方官派委員弁小心管押如中途或有脫逃即照新疆遺犯之例拿獲即行正法至到遣以後並著該督撫分地安插嚴行管束有在遣所脫逃者一面奏聞一面上緊緝拏正法欽此等因臣查此案先准大學士仍管兩廣總督臣李侍堯知會應解江蘇安徽浙江河南人犯係由廣東保昌縣取道江西轉遞當查應發江蘇人犯安省由東

流縣長江水路入境應發河南人犯安省由宿松縣旱路入境此案人數衆多
臣恐地方官接遞不能妥協飭令各該管知府親赴入境首站督同該縣將船
隻車輛預爲雇備沿途口糧照例支給並委武職遊守等官會同文員小心管
押遞解前進今應解江蘇人犯二百四十名已於十月初八日分作三起全數
解過浙江人犯已由江西徑解浙省河南人犯尙未解過安省人犯現已二次
解到一百四十名臣思此等廠徒俱係不安本分之人停留難免滋事又恐初
至遺所人地生疎棲止無定驟難謀生隨先與藩臬二司按照通省大小州縣
六十處每屬預爲酌定派發二三四名並查司道府州縣各衙門向雇本地民
人充當水草夫役飭令將解到人犯更易充數俾各安插署內羈縻應役不致
別生事端其有資財手藝之人該管官隨時查明交保管束聽其自爲謀生如
有脫逃即欽遵諭旨一面奏聞一面上緊緝獲正法所有辦理接遞安插緣由
理合繕摺恭奏伏乞皇上睿鑒謹奏乾隆四十年十月十六日硃批知道了

李侍堯摺

大學士仍管兩廣總督昭信伯臣李侍堯跪奏爲奏聞事竊照長樂縣民人張德裕等私越安南開礦肆殺滋事荷蒙皇上睿照精詳勒禁商民越境貿易而又俯念外藩或有仰藉中國貨物酌籌互市命臣會同廣西撫臣熊學鵬妥協熟商善爲經理臣卽遵旨飭司查議一面知照該國王令其定期呈覆嗣因查明該國土產與必需天朝貨物向由粵東海道往來原不藉西省沿邊零貨議請永停出交貿易舊例當經會摺覆奏於十月十八日奉到硃批此見甚是竟當如此以此意諭彼彼亦無辭強求也欽此隨將查明毋庸互市緣由作臣已意又復照會該國王在案茲於閏十月初七日接據該國王咨覆其意深知感沐天朝體恤之仁亦以毗連西省地方實無土物可以互市委婉咨商措詞頗見恭順除照覆停止外理合恭摺奏聞並將該國王原文敬呈御覽仰懇聖恩發回備案伏乞皇上睿鑒謹奏乾隆四十年閏十月十六日硃批知道了

高樸私鬻玉石案

勒爾謹摺三

陝甘總督臣勒爾謹跪奏爲拿獲夥販玉石人犯恭摺奏聞事竊臣遵旨赴陝省查審事件途次平涼准撫臣畢沅札稱奉上諭望都縣盤獲跟隨高樸家人常永之張元兒並同行之馬德亮訊據供稱常永現在陝西渭南縣良天坡趙鄉約家居住即派幹員前往迅速查拿等因欽此查常永一犯現經陝省拿獲訊據供稱伊主有玉石一千斤

珠批尙不止此

交付趙鄉約因玉未賣出着伊先到渭

南等候趙鄉約同玉車在後行走等語札會嚴拿到臣臣當卽選派臣標員弁在於衝途僻路及沿邊一帶分路查拿去後茲於本月初四日據固原州知州那禮善臣標千總沈宗貴稟稱在固原州屬開城地方將趙鄉約拿獲在於該犯行李車內細加搜查並無攜帶玉石現在連犯解審等語除飛飭將趙鄉約押解前來臣嚴加確訊究明所帶玉石是否沿途變賣抑或何處窩藏究出確情將人犯一併派員解京另行恭摺具奏外所有趙鄉約已經拿獲緣由理合恭摺奏聞伏祈皇上睿鑒謹奏乾隆四十三年十月初六日硃批已有旨了

楊魁摺三

奴才楊魁跪奏為遵旨明白廻奏仰祈聖鑒事竊奴才承准大學士公阿桂大學士于敏中字寄內開乾隆四十三年九月三十日奉上諭高樸在葉爾羌採辦玉石串商私賣一案已屢降諭旨令楊魁查拿高樸所遣家人李福及熊濂解京矣茲據高晉奏今春高樸差家人赴蘇辦貢路過江寧曾寄家信一次今高樸既在葉爾羌私採玉石運回內地其辦貢家人自必知情定是交其在蘇售賣現已飛札楊魁密速查拿等語高晉接到高樸家信即應計及高樸在葉爾羌有何辦貢之事其差家人赴蘇必有他故乃竟不向其家人詰問又不將所帶行李點查輒聽其前往蘇州所辦實屬大謬已降旨將高晉交部嚴加議處矣至高樸家人携帶玉石赴蘇售賣自必與商人交通說合兌銀銷貨况自春至今已逾半載豈能掩衆人耳目楊魁身任巡撫且近在蘇州此等駭異之事豈得諉為毫無見聞竟爾置之不問所司何事封疆大臣於所屬地方事無鉅細俱應留心訪察據實查辦乃有此明目張膽飭法營私重案並不立時發

覺查拿據實具奏其爲甘心狗隱無可置辨實不知其是何肺腑如伊天良未盡泯絕撫心能自安乎著傳諭楊魁令其速行明白廻奏再高樸此次所差赴蘇之家人尙在李福之前並著就近於玉貨舖內訊明姓名卽速同所有玉石銀兩一並查封解送並將該犯迅速拿獲派委妥員鎖押解京毋致稍有疏懈將此由六百里傳諭知之欽此違旨寄信前來奴才跪讀之下惶悚戰慄莫知所措伏查高樸採辦玉石串商私賣一案奴才節奉諭旨飭拿所遺家人李福及熊濂解京殊批若非指名令拿汝尙托不知用汝巡撫何用當卽在蘇查獲夥賣商人張鑾一犯並經署督臣薩載載拿李福熊濂二犯分別解京均各繕摺恭奏在案惟念奴才

以漢軍世僕仰沐聖主養生成身以封疆重寄逾格隆恩至優極渥奴才具

有殊改人心於所屬地方事無鉅細俱應殫竭血誠據實查辦以期補盡職守

乃於高樸執法營私令家人李福與張鑾在蘇夥賣玉器之事自春至今已逾

半載奴才近在蘇城未能即時覺察查拿昏愒糊塗罪無可道殊批真是睡生夢死尸體而已

茲蒙聖主不卽加以嚴譴飭令明白廻奏奴才撫心自問愧恨恐懼無地可容

惟有仰懇皇上天恩將奴才從重治罪殊批不過革職留任汝不懼也自請來以昭炯戒奴才謹

遵旨明白廻奏伏乞皇上睿鑒再高樸所差赴蘇之家人前經署督臣薩載據
訊李福據供本年三月內路過江寧曾至督臣高晉署中送有玉碗回布等物
是今春赴蘇差人是否即係李福抑係在前另有其人奴才現在一面札詢督
臣高晉一面多差員弁在於蘇城玉貨舖內嚴密訪察如李福之前曾經另差
有人即行查拿解京據實辦理合併陳明謹奏乾隆四十三年十月初六日
批不成話汝竟無人心漢軍下賤尙不如徐勤者

舒文摺

奴才舒文跪奏爲欽奉聖訓遵旨明白回奏事乾隆四十三年十月初五日據
奉尙書公額駙福隆安內務府大臣侍郎和珅字寄內開乾隆四十三年九月
三十日奉上諭據永貴參奏高樸在葉爾羌私辦玉石串通商人各處售賣今
審明高樸曾差家人攜帶玉石前赴蘇州販賣業經降旨嚴加查拿今據高晉
奏到高樸曾經差人赴蘇州辦貢等語但高樸現在回疆辦事斷不應差人赴
蘇辦貢且保侍耶職分亦不應進貢此其差人赴蘇竟係販賣玉石毫無疑義

舒文係該處織造兼理關務駐劄蘇城則彼處之商人等舒文斷無不認識之
理況有外來人攜帶玉石販運赴彼售賣商人匠役亦必告之舒文豈得諉爲
不知何以竟未查辦况織造等官若欲干涉地方公事或借端傾陷他人固所
不可若如此等販運玉石之事舒文正當留心查察具奏且舒文向日辦事尙
屬認真是以加恩授爲武備院卿今既知高樸家人私販玉石而伊置若罔聞
竟同木偶顯屬徇隱無良心著傳諭令其明白回奏欽此奴才跪讀之下俯伏
汗流莫能起立伏念奴才內府世僕蒙皇上豢養天恩授以織造重任兼理關
務犬馬報主之誠雖夢寐隱微無刻不圖仰酬高厚於萬一今高樸合夥販玉
來蘇近在同城理應先事覺察查明參奏乃奴才不能密訪於平日又不能查
察於臨時以致李福張鸞販玉如許之多私相謀利實屬悞憤糊塗如同木偶
仰蒙皇上不加重譴僅令明白回奏奴才感激私衷實切淪肌浹髓伏思蘇城
五方雜處百貨聚集自蒙皇上天威開拓新疆以來各處商人時有私販玉料
來蘇之事但不過零星運販未有如高樸張鸞夥販至九十及五十餘塊之多
奴才與高樸素不相識從無書札往來因撫臣楊魁接奉廷寄查拿李福張鸞

等方知該犯於三月間來蘇之事奴才當卽弔查過關號簿並據在關委員家人等稟稱三月二十五日有李福坐尖頭船一隻到關查無應稅貨物驗放九月十一日李福僱坐施順林太平船一隻進京曾來討關奴才當飭委員家人照例查報科稅據委員等查稟裝載箱籠四十餘隻紅木燈物等件據該船戶投報稅銀七十九兩零放行現有親填印簿可據查高樸以侍郎在葉爾羌辦事係不應辦貢之人奴才既知李福裝載貢物過關卽應留心根查一面據實參奏今奴才止令查報完稅未能將高樸家人李福串通西客在蘇販賣私玉及過關時又不能查明辦貢來歷實屬辜負天恩今蒙聖慈訓飭奴才如夢方覺愧恨無地自容惟有仰懇聖主天恩將奴才從重治罪以爲糊塗愒憤者戒所有奴才不能查出高樸在蘇私販玉料緣由理合遵旨據實明白回奏伏乞聖主睿鑒奴才不勝惶悚戰慄之至跪奏乾隆四十三年十月初七日

寅著摺

奴才寅著跪奏爲遵旨回奏事本年十月初六日酉刻接到廷寄乾隆四十三

年十月初三日欽奉上諭據伊齡阿奏高樸家人李姓等於今年四月間在蘇州與從口外進來之西客張名遠同住携帶物料甚多約值價銀數十萬兩復往揚關查得李福熊姓業於九月十七日乘坐大太平船一隻尖頭船一隻船上有兵部左堂旗號船內有箱子四十餘隻過關北上等語其不行查辦之楊魁舒文已飭令自行議罪並令薩載查明揚關因何偷漏緣由迅速覆奏矣至李福熊濂既由蘇州乘用大船裝載物件銀兩並有箱籠四十餘隻且船上張掛高樸官銜旗號衆所共見其經過淮關時寅著因何並不查驗任其過關北上不即據實具奏寅著屢獲罪愆朕皆曲加寬宥今於此事復徇私容隱若此良心何在著傳諭寅著令其速行明白回奏將此由六百里傳諭知之欽此奴才跪讀之下不勝惶悚伏念奴才受恩深重因才質庸鈍屢獲愆尤仰蒙皇上曲加寬宥格外矜憐自調管淮關以來感戴聖慈益加敬惕每於放關之時留心稽察以防奸匪透越及接署督臣薩載知會奉批 若非薩載知會想汝亦必私行放過今知而拿獲汝之奉旨查拿高樸家人李福即密派妥幹員役家人沿關堵緝於九月二十六日啓放晚關據家人稟稱有太平船一隻尖頭船一隻離關停泊奴才當即親

詣盤詰太平船內係高樸家人李福及山西人任效曾尖頭船內係熊濂並伊等僱買家人全行拿住飛札知會署督臣薩載星馳到關會同盤查箱籠並將

在船之李福等帶往清江傳同道府知縣訊取確供分委員弁將李福熊濂任效曾等嚴加鎖押解赴刑部候審奴才等於九月三十日會摺由驛五百里恭奏在案理合遵旨覆奏伏乞聖主睿鑒謹奏乾隆四十三年十月初七日硃批「樂得作此急公任事之語看汝等包衣下賤之風終不改奈何奈何」

楊魁摺四

奴才楊魁跪奏爲欽奉上諭恭摺覆奏事竊奴才於本年十月初七日承准大學士公阿桂大學士于敏中字寄內開乾隆四十三年十月初三日奉上諭前以高樸家人李福等攜帶玉石販運蘇州售賣該撫楊魁並不查拿奏辦甘心徇隱已降旨令其明白迴奏茲據伊齡阿奏稱查得本年三月內有西客張名遠從口外來蘇聞得他甚興頭後來四月間有高樸家人李姓等住在他家攜帶物料甚多約值價銀數十萬兩復往揚關查得李福熊姓業於九月十七日

乘坐大太平船一隻尖頭船一隻船上有兵部左堂旗號船內有箱四十餘隻
過關北上現在咨明飛速追緝等語覽奏殊堪駭異高樸家人在蘇半載有餘
販賣玉石肆行牟利值價數十萬兩甚至連櫓裝運箱籠數十隻並擅用高樸
官銜旗號明目張胆衆所共知楊魁身任巡撫近在蘇州且非聾非瞽豈得諉
之毫無聞見乃竟任其執法無忌一至於此實不知其是何肺腑深負朕委任
之恩封疆大臣遇此等重案尙敢徇私容隱將何事不可隱匿朕復何以用人
乎况楊魁係漢軍世僕由縣令用至巡撫乃敢昧良若此自揣當得何罪著傳
諭楊魁令其卽速自行議罪具奏並著將西客張名遠迅速嚴拿先行派委妥
員鎖押解京沿途小心管押勿稍疎懈一面將伊家所有玉料貨物盡行查點
造冊送京並將張名遠家貨田產嚴密查封勿使絲毫隱匿寄頓但蘇州商人
赴回疆買玉運蘇製器售賣往往有極大白玉並不始於近日朕久已知之因
係市塵貨易之常向皆置之不問今張名遠敢與高樸家人勾通公行作弊則
不可不審明重治但其罪亦止於張名遠其從張名遠手內轉售之人必多恐
現在蘇州玉鋪皆不能免若因此事輾轉跟究必致擾累衆人朕辦事惟去其

已甚不爲己甚不肯使稍有株連恐楊魁因獲重譴思以查辦買玉之事稍救其過以致矯枉過正拖累無辜則斷乎不可如李福張名遠等解到時訊有應行拿訊之人當再行傳諭楊魁查拿此時且不必辦及亦無慮其遠颺也總之楊魁舒文之罪全在明知高樸家人李福住蘇半年餘串同商人賣玉又復明用高樸官銜旗號載船北上楊魁舒文徇情故縱不卽據實奏聞其罪實在於此並非細查蘇商賣玉所能解免也將此由六百里傳諭知之仍著卽行由六百里驛覆奏欽此遵旨寄信前來奴才跪讀之下感懼益深悚惶愈切愧悔痛恨無地自容伏念高樸家人李福等携帶玉石販運蘇州售賣奴才身任地方不能及早覺察查拿昏愦糊塗負慚職守實屬罪無可逭前蒙聖主嚴切訓誨飭令明白廻奏卽經具摺奏覆請旨將奴才從重治罪茲跪讀聖訓撫心內疚寢食更覺難安現在瀝陳犬馬下誠另摺恭奏查高樸同夥販玉商人張鑾即張鳴遠籍隸山西右玉縣寓居蘇城前經奴才拿獲該犯起出玉器玉料一面遴委妥員卽於九月三十日將張鳴遠嚴行鎖押管解赴京一面將玉器玉料逐細造冊另行委員解送軍機處查收並將張鳴遠寄寓房產等項嚴密查封

復移咨山西撫臣將其原籍家產一體查封業經奴才先後馳奏在案至張鳴遠勾串賣玉情罪甚重而出售玉器其中經手之人必多誠如聖諭蘇州玉鋪皆所難免仰蒙皇上格外天恩不使輾轉跟究稍有株連至聖至明無微不燭奴才前於拿獲張鳴遠時查起賬簿物料除解京各件之外止有發往揚州等處貨賣玉器四件未議價值應行查追其已賣玉料欠找未收之項即按照銀數追繳另解未致滋擾業於前奏內陳明奴才自應恪遵諭旨妥協經理斷不敢拖累無辜除俟張鳴遠等到京審究如有應行拿訊之人另行欽遵辦理外

殊批將緊固不可而奸商欠張鳴遠之項則不可不追定有慣行買賊贓之人而反無罪獲利之理

奴才謹遵旨繕摺由驛六百里覆奏伏乞皇上睿鑒謹奏乾隆四十三年十月初八日硃批覽

楊魁摺五

奴才楊魁跪奏爲瀝陳蟻悃仰祈聖鑒事竊奴才於高樸令家人李福串同商人販賣玉器一事不能覺察查拿昏愒糊塗有負職守業經奏懇天恩將奴才從重治罪以昭儆戒茲復奉諭旨令奴才自行議罪跪讀之下感激涕零倍深

戰慄現又另摺奏覆外伏念奴才漢軍世僕自縣令洊擢今職生成象養皆出

聖主高厚隆恩今獲罪滋重硃批 實在應慙愧實在糊塗豈有如夙夜疚心

輾轉自維即蒙聖慈將奴才從重治罪而蟻惻未能稍盡益覺踟躕難安竊思

奴才歷官二十餘年有節省養廉銀二萬兩不揣冒昧願充公用仍於一年內

再繳銀一萬兩以冀稍贖罪愆藉展蟻惻如蒙俞允容奴才先後解交內務府

查收爲此瀝情具奏伏乞皇上恩鑒謹奏乾隆四十三年十月初八日硃批一

亦足以蔽汝之辜矣

陳輝祖摺

湖北巡撫臣陳輝祖跪奏爲奏聞事本年十月初九日據襄陽縣知縣王裕增稟稱初二日據巡河差查見西來客販十餘人到樊城河下換船形踪忙迫可疑正詰問間旋到陝西商州差役投遞通關內開西安巡撫現奉諭旨嚴拿客商販運玉石今查有西來十七人箱馱過境前赴蘇揚卽係玉石合亟差役追拿如到即獲送過州以便解省審理等因卑職親訊該客販據楊添山供稱係

江蘇長洲縣人同趙繩武上年販綢緞到西安轉往甘省朔州三義店賣完因
遇見朱大川張福保張逢貴相商同販玉石往蘇售賣隨憑朔州人劉吉議價
陸續向該地回子閻子貴馬龍等買得玉石數十塊又在蘭州靳姓店內收買
二三十塊都不知原從何處販來惟內有四塊玉子聞係來自口外由田老二
賣與李正轉售今同行十七人內止伊與趙繩武朱大川張福保張逢貴五人
合夥販玉馬玉貴莊棟臣張振然呂勝吉李士元五人各因販賣駝隻雜貨在
彼借本與伊等湊買玉石是以跟往蘇州其楊耀南朱心安張子隴張吉係該
犯楊添山朱大川張福保等隨行之子又蔣文元蔣會川父子係附搭還鄉李
均章係朱大川雇工詰訊各販供詞相同等情並據該縣將玉石查點封貯開
單稟報到臣臣查西省販運玉石商州通關文內恭載現奉諭旨嚴拿該州差
追截拿解省審辦必係近有應辦要件要犯原關內查無指定犯名今楊添山
等販玉甚多甫入楚境經襄陽縣人貨一併截獲雖人數與文適合而玉販又
僅五名餘據供係隨從借本夥伴情詞難察虛實或尙有途次隱漏人貨既須
就近研鞫其供出輾轉售鬻之人又在甘省朔州臯蘭自應逐一跟拿究追來

歷按治臣現卽飛咨陝甘督臣將閻子貴等密行拘獲臣一面飭令襄陽道府將楊添山等再行提訊販運次數夥黨並此次在途有無轉賣如尙有應行拘起人貨亦卽一併迅卽辦清連人併玉派委妥員順道押赴西安撫臣收審如應解甘省聽其就近辦理勿使稽延隱漏外所有盤獲連玉客販辦理緣由理合照開查獲玉石塊數斤重清單恭摺奏聞伏乞皇上睿鑒再查襄陽壤近商雜西來南下客販由商州龍駒寨登舟卽順流迅駛至襄實爲要津臣仍密飭該縣等悉心偵查毋致偷漏亦不許藉端滋擾又督臣三寶現赴南省巡閱營伍未及會銜合併陳明謹奏乾隆四十三年十月初九日硃批已有旨了

李承鄴摺

署山西布政使事按察使臣李承鄴跪奏爲恭報起程日期事竊於十月初九日撫臣巴延三接到廷寄奉上諭高樸在葉爾羌私將玉石差家人李福赴蘇州售賣已在淮關拿獲供出有山西人張鸞卽張名遠向在該處販買高樸卽托銷售按股均分隨遣李福同往蘇州張名遠久住回疆偷販玉石售利必係

家財素裕該犯敢與李福朋比爲奸數盈鉅萬情罪實爲可惡著即派大員速赴張名遠原籍右玉縣地方將其家資嚴密查抄毋使絲毫隱匿寄頓等因欽此欽遵經撫臣面諭委臣前往查辦臣遵於本日即刻起程輕騎減從星夜兼行借以赴歸化城爲名密往右玉縣遵奉諭旨嚴密查抄不敢稍有張揚洩漏以致聞風寄匿並嚴訊張名遠家屬如尙有同張名遠及李福夥販玉石之人臣卽就近查拿澈底跟究辦理除俟查抄過張名遠家資另行具奏外謹將起程日期恭摺奏聞伏祈皇上聖鑒謹奏乾隆四十三年十月初九日硃批覽

伊齡阿摺四

奴才伊齡阿跪奏爲據實覆奏仰祈聖鑒事竊奴才於九月二十八日續奉上諭訊出熊濂的名籍貫飭令一並查拿奴才當將續獲玉容童韶成供出情由繕摺覆奏茲於九月初九日辰刻奉硃批已有旨了欽此又於摺內將童韶成解交署督臣覆訊向上奉硃批此等人何必波及欽此並奉軍機大臣隨報傳諭恭讀諭旨以童韶成及顧姓家人鄭全若有干碍張名遠之處自當一并解

京若無亦無庸波及等因欽此竊奴才前奏查出李福等乘船北上緣由欽奉
硃批訓飭正在恭摺奏謝跪封拜發間復奉前因仰見我皇上至聖至明辦理
庶政務權輕重不爲己甚之盛心伏查奴才先後查出鄭全童韶成等因確知
李福熊濂與張名遠同自回疆回蘇夥賣玉料及李福等過關北上情由仍恐
尙有不盡不實之處故解交署督臣審訊以便根究追拿旋經署督臣薩載拿
獲李福等訊明奏報與鄭全童韶成所供無異並據覆訊鄭全童韶成與張名
遠實無別項交通情事當交原押人帶回奴才已將鄭全童韶成二人暫行取
保在案今奉諭旨合即欽遵省釋以免波累所有奴才辦理緣由理合據實覆
奏伏乞聖主睿鑒謹奏乾隆四十三年十月初九日硃批覽

巴延三摺四

山西巡撫臣覺羅巴延三跪奏爲遵旨即行覆奏事乾隆四十三年十月初九
日接到大學士公阿桂大學士于敏中字寄十月初五日奉上諭高樸在葉爾
羌私採玉石差家人李福運赴蘇州與商人串通售賣一案現據薩載等奏已

在淮關拿獲李福訊據供稱高樸在葉爾羌任所積下玉石適有山西人張鸞即張名遠向在該處販買玉石即託他銷售按股均分隨遣李福同張名遠前往蘇州李福即在伊家居住所賣玉價張名遠應得三萬二百八十餘兩等語業經傳諭楊魁將張名遠鎖拿解京審辦並將其蘇州家內所存玉料玉器及其賞財田產等件逐一查抄矣張名遠係山西人久往回疆偷販玉石售利必係家財素裕之人該犯敢與高樸家人李福朋比爲奸數盈鉅萬情罪實爲可惡著傳諭巴延三即派委明幹大員速赴張鸞即張名遠原籍右玉縣地方將其原籍家貲嚴密查抄毋使絲毫隱匿寄頓將此由六百里傳諭知之仍將接奉諭旨查辦緣由迅速即行覆奏欽此遵旨寄信前來臣伏查張鸞即張名遠原籍右玉縣係朔平府所轄在於雁門關外殺虎口地方查署藩司按察使李承鄴明幹精詳臣隨即委令親往查抄面飭該司立刻輕裝起身借以前往歸化城爲名不露聲色徑至右玉縣查明張鸞住居將其賞財田產器物嚴密查抄毋使絲毫隱寄並研訊張鸞家屬如有與張鸞李福同夥販賣玉器之人亦即飛行查拿解訊慎毋縱漏張揚臣仍恐張鸞在江南偷聞知拿獲李福信息

卽潛回山西硃批已就獲矣復一面飛飭入境及經由各地方官一體上緊盤詰如遇

張鸞潛逃回籍或遣人帶回銀兩貨物卽查明拿解不使遠颺匿跡除俟李承鄰查抄完畢將其家貲實數並取具該家屬供情稟報到日另行馳奏外理合將奉到諭旨委員前往查辦緣由先行覆奏伏乞皇上聖鑒謹奏乾隆四十二年十月初九日硃批覽

舒文摺二

奴才舒文跪奏爲欽奉諭旨自行議罪具奏事乾隆四十三年十月初七日接奉尙書公額駙福隆安內務府大臣侍郎和珅字寄內開乾隆十三年十月初三日奉上諭據伊齡阿奏查拿高樸家人李福等因向販賣蘇貨客人秦姓訪問據稱本年三月內有西客張名遠從口外來蘇聞得他甚興頭後來四月間有高樸家人李姓等住在他家攜帶物料約值價銀數十萬兩復往揚關查得李福熊姓業於九月十七日乘坐大太平船一隻尖頭船一隻船上有兵部左堂旗號船內有箱四十餘隻過關北上現在行文查拿等語覽奏殊堪駭異高

樸家人在蘇半年有餘攜帶玉料值銀至數十萬兩肆行售賣公然明目張胆毫無顧忌已屬衆所共知況李福等於九月中乘坐大船裝載箱籠四十餘隻張掛高樸兵部左堂旗號必由濟墅關經過舒文管理關務船隻過關時豈有竟不查檢貨物上稅聽其連檣北上之理抑係討關免稅徑行放過二者必居一於此舒文乃敢徇情故縱不行參奏其罪實無可道舒文係內務府奴僕前因其在任辦事尙屬認真加恩擢授武備院卿乃於此等大案敢於徇私欺隱若此深負朕恩實屬天良喪盡自問應得何罪舒文著革職令其白身在蘇州織造上効力行走並令其自行議罪具奏若再不知愧悔倭改其獲罪更重不能復邀曲貸矣將此由六百里傳諭知之欽此奴才跪讀之下戰慄惶悚莫知所措伏念奴才內府世僕疊蒙皇上豢養生成畀以織造重任兼理濟關稅務天恩高厚頂踵難名奴才具有人心無事無時不思竭盡駑駘以效犬馬愚悃豈福薄智慳於高樸家人李福攜帶玉料值銀至數十萬兩在蘇售賣奴才駐劄蘇城毫無覺察

殊批 仍敢大膽推不知可謂下愚不易

及至撫臣楊魁接奉諭旨查拿李福奴

才方知其事弔查過關號簿知李福於三月二十五日過關委員等查無應稅

貨物驗放九月十一日李福僱坐太平船一隻曾來討關奴才飭令委員家人

等科稅查放

硃批不是人喪心病狂看汝福盡矣汝代爲納稅亦不知平竟

據稟該船裝箱籠四十餘隻並

有燈隻紅木物件查報雜貨稅銀七十九兩有零查高樸遠在回疆且係不應

辦貢之人該家人李福公然指稱貢物并家用紬緞前來討關奴才即應查明

來歷嚴切根訪據實參奏不應僅令完稅一任漏網實屬悞憤糊塗昧良負恩

無可典貸即將奴才重治其罪亦屬分所應得今蒙皇上如天之德僅予革職

仍令在蘇州織造上効力行走并令自行議罪天恩寬大直同覆載奴才愧懼

感激實覺無地自容惟有從此永遵聖訓愧悔悛改事事認真以冀勉蓋前愆

於萬一至奴才獲罪深重可否仰懇聖主鴻慈曲賜矜宥恩准奴才繳銀二萬

兩稍贖罪愆如蒙俞允並懇天恩准作三年分繳實荷聖主逾格恩慈於生生

世世矣所有奴才感激愧惕私衷及自行議罪緣由理合遵旨具奏伏乞皇上

睿鑒奴才不勝戰慄悚切之至跪奏乾隆四十三年十月初九日硃批可恨之

至

勒爾謹摺四

陝甘總督臣勒爾謹跪奏爲奏聞事竊臣奉旨前往陝西查審事件途次欽奉
上諭嚴拿高樸家人供出之趙鄉約當即委員分路查拿嗣據臣標千總沈宗
貴稟報會同固原州知州那禮善在固原州屬開城地方將該犯拿獲搜查該
犯行李並無携帶玉石業經臣一面飛提該犯審解一面恭摺奏聞在案茲據
委員將該犯趙鄉約即趙鈞瑞解到臣親加研訊據供高樸有玉石一千斤囑
令該犯同常永運至肅州變賣常永先行該犯隨後至肅因價賤未賣隨令常
永押帶玉車先走及至靖遠縣腦泉地方遇見馬萬金告知常永將玉石埋在
糜子灘車戶馬守賓家等語臣查馬萬金一犯現已與趙鄉約一同拿獲隨訊
據馬萬金供認在糜子灘埋藏玉石不諱但係該犯等一面之詞恐有不實不
盡之處臣現飭委員將馬萬金押赴糜子灘車戶馬守賓家查起玉石一面嚴
訊該犯趙鄉約此外有無販賣情節俟起獲糜子灘玉石到日卽將該犯趙鄉
約馬萬金連起獲玉石一併選派幹員解送進京外所有臣訊據趙鄉約供出
埋藏玉石委員押帶查起緣由理合恭摺奏聞並繕供單恭呈御覽伏祈皇上

睿鑒謹奏乾隆四十三年十月初十日硃批汝所辦總不實力殊不可解

附片

臣勒爾謹跪奏恭讀諭旨內知州那禮善勾旁欽奉硃諭此人著解京候審必係一無「能」硃添爲「之人」硃添或即偷買賊贓亦未可知欽此臣敢不凜遵聖諭即將該員解京惟是臣受恩深重聖主之前何敢不據實陳奏此案趙鄉約等實係那禮善會同臣標千總沈宗貴拿獲既獲之後於未經解到時臣因那禮善素稱能事卽令該員於沿途設法訊問該員澈夜盤詰始據供出埋藏玉石地方現在起獲玉石四千三百餘斤亦地方文武共見共聞之事我皇上至聖至明至公至正臣不敢不據實奏聞仰祈聖鑒至趙鄉約等犯臣已委知州那禮善等押解赴京合併陳明謹奏硃批覽

勒爾謹摺五

陝甘總督臣勒爾謹跪奏爲遵旨覆奏事竊臣於本年十月初十日行抵西安

遵旨審辦惠經正控告之案於十一日承准大學士公阿桂大學士于敏中字寄乾隆四十三年十月初七日奉上諭昨據畢沅奏在長武縣地方盤獲高樸家人常永查無携帶大料玉石亦無隱匿寄頓等語所訊全屬謊供已降旨嚴行申飭並令速派明幹大員前往查辦矣前據馬德亮等在京供稱常永帶大車五輛分載玉石有高樸玉料三千斤家人們玉料一千斤暫住陝西渭南縣地方先差張元馬德亮來京寄信伊兄令其前往接收辦理并查有常永家信極爲明確曾節次馳諭畢沅嚴密查辦畢沅盤獲常永時雖未接奉前旨但常永係高樸專差回京之人畢沅自應向其切實嚴訊其住渭南之事并追查所帶物件乃輕信其謊供支飾不行澈底跟究畢沅辦理此事草率顛預實大不是至畢沅盤獲常永係初入陝西境之長武縣尙未得至渭南但馬德亮等供常永所帶車輛原係先後分行而其信內所言渭南縣之良天坡及趙鄉約家確有可據或常永先分一半車輛前至渭南等候彼空身而行其後仍有車輛玉料尙在甘肅境內或係常永在途聞有永貴六百里文報往來懼係高樸之事敗露預將所帶玉料沿途寄頓及留存肅州玉舖或并有陸續售賣或係即

在渭南緝獲而謊稱入陝境所獲均未可定著傳諭勒爾謹即派安幹大員於肅州至入陝境之長武縣一帶嚴密緝訪搜查將常永所匿玉石盡行起獲一面奏覆一面解京畢沅此時自早已派員馳赴渭南查辦毋論該處有無收存仍着選派明幹大員馳赴長武至肅州一帶實力踪跡務將常永所帶玉料盡行搜獲勿使絲毫隱匿遺漏畢沅若再不實心妥辦則其獲咎更重矣此旨著由六百里發往並將常永家信及馬德亮等供詞抄寄勒爾謹閱看仍各將辦理緣由即由驛六百里覆奏欽此遵旨寄信到臣伏查高樸家人常永及趙鄉約先後被獲審訊並委員押解查起玉石緣由業經臣節次恭摺具奏在案查常永由陝甘一路進京或聞高樸之事敗露沿途將玉石寄頓及存留肅州玉舖並陸續售賣均所不免即臣前訊趙鄉約所供高樸囑伊代賣玉石一千斤伊因價賤未賣等情亦與張元馬德亮在京所供斤數大相懸殊臣惟有凜遵訓諭會同撫臣畢沅嚴加審訊並飛檄甘肅平涼府知府汪臯鶴涼州府知府吳鼎新各帶幹役一由涇州起至蘭州省城一由蘭州起至肅州嘉峪關止在於河東河西一帶分路確加搜查並令該府等每於所到之處明白曉諭地方

保長人等如有鋪戶居民收買常永趙鄉約玉石或代爲藏匿即自行首出尙可仰邀皇上天恩倘此時再不據實首報別經審出實情定行加倍治罪臣已諄飭該委員等實力妥辦務得玉石實在下落另行馳奏外所有臣凜遵諭旨辦理緣由謹遵旨由驛六百里具奏伏祈皇上睿鑒謹奏乾隆四十三年十月十一日硃批總屬不明何竟糊塗至此

畢沅摺四

陝西巡撫臣畢沅跪奏爲遵旨明白迴奏事竊臣於十月十一日承准大學士公阿桂大學士于敏中字寄內開乾隆四十三年十月初六日奉上諭畢沅奏在長武縣地方盤獲高樸家人常永等搜查行李僅有零星玉器什物并無大玉材料亦無寄頓隱匿等語所訊全屬謊供已於摺內批示常永一犯現據直隸拿獲跟伊同行之張元兒馬德亮等送京審訊供明常永帶大車二輛箱子二隻並載有高樸玉料三千觔家人們玉料一千觔現在存住陝西渭南縣差張元兒等來京寄信伊兄令其前往接收辦理供情甚爲明確業經節次傳諭

畢沅迅速嚴拿解京畢沅既將常永拿獲即應向其嚴切跟訊則所帶玉石車輛自無能掩飾即馬德亮所供在渭南存留之玉亦必和盤托出乃畢沅率憑常永謊供支吾竟深信其別無攜帶不復窮追此乃外省草率顛預惡習甚爲非是畢沅平日辦事尙知認真何至如此著傳旨嚴行申飭再令畢沅即速派委明幹大員馳往渭南查對前所寄馬德亮供詞嚴行搜查起獲派員送京毋任絲毫隱匿此旨著由六百里發往傳諭知之并令速行明白廻奏欽此又十月初七日奉上諭昨據畢沅奏在長武縣地方盤獲高樸家人常永查無攜帶大料玉石亦無隱匿寄頓等語所訊全屬謊供已降旨嚴行申飭并令速派明幹大員前往查辦矣前據馬德亮等在京供稱常永帶大車五輛分載玉石有高樸玉料三千觔家人們玉料一千觔暫住陝西渭南縣地方先差張元馬德亮來京寄信伊兄令其前往接收辦理並查有常永家信極爲明確曾節次馳諭畢沅嚴密查辦畢沅盤獲常永時雖未接奉前旨但常永係高樸專差回京之人畢沅自應向其切實嚴訊其住渭南之事並追查所帶物件乃輕信其謊供支飾不行澈底跟究畢沅辦理此事草率顛預實大不是至畢沅盤獲常永

係初入陝西境之長武縣尙未得至渭南但馬德亮等供常永所帶車輛原係先後分行而其信內所言渭南縣之良天坡及趙鄉約家確有可據或常永先分一半車輛前至渭南等候彼空身而行其後仍有車輛玉料尙在甘肅境內或係常永在途聞有永貴六百里文報往來懼係高樸之事敗露預將所帶玉料沿途寄頓及留存肅州玉舖或並有陸續售賣或係即在渭南緝獲而謊稱入陝境所獲均未可定著傳諭勒爾謹即派妥幹大員於肅州至入陝境之長武縣一帶嚴密緝訪搜查將常永所匿玉石盡行起獲一面奏覆一面解京畢沅此時自早已派員馳赴渭南查辦毋論該處有無收存仍著選派明幹大員馳赴長武至肅州一帶實力踪跡務將常永所帶玉料盡行搜獲勿使絲毫隱匿遺漏畢沅若再不實心妥辦則其獲咎更重矣此旨著由六百里發往並將常永家信及馬德亮等供詞抄寄勒爾謹閱看仍各將辦理緣由卽由驛六百里覆奏欽此遵旨寄信到臣臣跪讀之下不勝悚惕惶愧伏思日前既將常永拿獲自應卽行跟究乃竟信其謊供卽欲起解冒昧具奏昏憤糊塗一至於此茲蒙皇上詳悉指示如夢方醒撫衷自問實覺無地自容臣前將常永正欲起

解間接奉諭旨知直隸拿獲常永之跟伊張元兒等供稱常永在渭南縣良天坡趙鄉約家居住寄信伊兄來渭南接收辦理等語當即提常永覆加嚴訊該犯供認高樸交有玉石一千觔伊先起程到肅州趙鄉約隨後同玉車抵肅因玉未賣去趙鄉約令伊先行至渭南良天坡居住伊隨後同玉車行走沿途出售一入陝境西界首站之長武縣即被拿獲臣當即一面派委幹員在於境內嚴密搜查並據臨潼縣盤獲與趙鄉約運送行李車輛之馬同良等解送到省審訊一面飛咨督臣查拿趙鄉約並所帶玉車現在已經甘省之固原州將趙鄉約拿獲但常永等所供一千觔之數與張元兒等在京所供帶大車五輛載有高樸玉料三千觔家人玉料一千觔之數尙未符合趙鄉約經督臣勒爾謹於途次審訊因恐該犯所供尙有不實不盡之處已委員前赴糜子灘查起供出埋藏玉料現在督臣已抵西安容俟趙鄉約解到日臣等公同覆加嚴訊并提前獲與趙鄉約運送行李車輛之馬同良等一併質審務期水落石出不使絲毫隱漏以至更獲重譴臣一面遵旨選派鳳翔府知府張所受前往長武至肅州一帶地方實力踪跡務將常永所帶玉料盡行搜獲但臣辦理此事訊問

初供未得實情惟有仰祈皇上將臣交部嚴加議處以爲辦事草率者戒再查長武縣前於九月二十四日接臣札諭查拿常永即於二十五日在該縣地方將常永並行李物件拿獲查長武在省西四百餘里其渭南之良天坡在省東百里臣蒙皇上參養生成畀以封疆重任若將常永在渭南地方緝獲萬萬不敢任其謊稱係入陝境所獲肆膽詐欺自干重罪臣謹遵旨由驛遞六百里明白廻奏伏祈皇上睿鑒謹奏乾隆四十三年十月十一日硃批已有旨了

附片

再臣接直隸督臣來咨錄送所訊馬德亮口供內有田二是和闐瑪星阿家人從庫車地方赶上同到肅州與常二同住一處等語今查得田二名田士傑已行抵西安隨帶衣箱五隻檢查箱內俱係衣服皮張據供伊主差遣進京聘女臣查田士傑所帶箱內雖開看並無玉石但曾與常永同行同住或有應行質訊之處除委員押送軍機處聽候核辦外理合一並奏明謹奏硃批覽

貴州威寧媽姑鉛廠控毆廠官案

開泰摺

貴州巡撫臣開泰謹奏爲欽奉上諭事竊照承准廷寄內開乾隆十六年閏五月二十二日奉上諭開泰奏稱威寧州屬媽姑鉛廠楚民羅奇熊因抗斷被廠員責處十板回棚殞命羅姓房族擁入官房控毆廠官一摺羅奇熊越界造爐本屬多事抗官違斷尤爲強橫即使因杖致斃羅姓房族亦不應藉命居奇乃敢控辱廠員逼寫甘結種種不法唐二劉有如等又復乘機逞兇刁風斷不可長且薄責十板何至傷生此中情節正當深究乃該撫止稱驗明杖傷本輕委係如法決罰而羅奇熊之如何身死或係服毒或係自盡並未究明殊屬含糊疎漏著傳諭該撫令其澈底嚴審務得實情詳悉具奏欽此仰見我皇上慎重刑讞指示周詳臣跪讀諭旨惶悚無地伏查此案先據威寧州面稟廠員龔憲臣將羅奇熊責處十板旋即身死羅應先等藉端不法臣亦以羅奇熊遽爾殞命事屬可疑誠如聖訓薄責十板何至傷生當令即日回州嚴拿刁棍並諭其詳查廠員是否決罰如法此外有無別情一面分飭該府及司道查辦嗣據該

府等覆稱廠員委係如法決罰驗明杖傷本輕其時稟內原有羅奇熊年老黃瘦奔趨忿激氣逆血湧驟死之語因各犯尙未提解到省臣未經親加覆訊是以前奏內未敢全爲叙述實屬含糊疎漏茲據該府州縣會審定擬由司道查訊招解臣再三面詢司道及該府州等俱稱查明別無情弊臣復提集各犯將羅奇熊是否被責不甘抑或同伴中有人設法致斃希圖以死鬧官之處隔別細訊又將當日目擊羅奇熊跌倒親往扶救之陳安訥反覆究詰羅奇熊委因年老氣衰當日聞廠員查勘由陡坡山路奔跑數里而來忿忿被責入棚復出一時仆地氣逆血湧身死除本案現經臣嚴審將首從各犯分別議擬並摘錄要供進呈另摺詳悉具奏請旨外總緣臣知識庸愚以致仰煩宸衷指示辦理臣惶悚之餘感愧難名所有查明羅奇熊杖後身死緣由理合遵旨恭摺覆奏伏祈皇上睿鑒爲此謹奏乾隆十六年七月二十二日貴州巡撫臣開泰硃批此事究屬不明今於匿名一案看汝如何根究盡心以贖前愆耳勉之

貴州巡撫臣開泰謹奏爲請旨事竊臣前奏威寧州屬媽姑廠爐民羅應先等藉命居奇控歐廠員逼寫手印甘結一案欽奉諭旨指示周詳茲據大定府知府王允浩率同威寧州知州鹿驄豫畢節縣知縣凌均會訊定擬由布政使溫福按察使嚴有禧糧驛道朱續暉貴西道朱琰核審招解前來臣隨提犯覆加隔別逐一嚴鞫緣羅應先與羅奇熊同在媽姑廠打鐵營生廠下三四里許一帶山土悉係保民承糧麥地乾隆十六年正月內該廠爐戶欲於該處起造爐房就煤燒鉛經保民泡毛等控州勘斷不許侵佔立有界址並令廠員就近查禁在案乃羅奇熊於四月初強赴該地起造打鐵爐房泡毛等具稟委管廠務廣順州吏目龔憲臣令課長謝尙文往查侵佔屬實諭遷不遵泡毛等慮廠民羣起效尤必致佔盡糧地復赴稟訴該吏目恐滋事端隨於四月初十日往勸羅奇熊先於是早自鐵棚前赴老廠聞信奔跑趕來值該吏目勸明鐵棚果在麥地理諭遷拆羅奇熊出言抵觸謂若欲搬移鐵棚除是趕散鉛廠等語該吏目以其對衆抗違當卽責打十板羅奇熊站起忿忿走入棚內倚立鐵砧自言年老無氣令族弟羅高貴出外沽酒有伊族弟羅全則因其不肯拆棚致被杖

責正與在棚論說適該吏目傳問究竟何時拆移羅奇熊復從棚內走出意欲向前爭辯行不數武忽跌仆倒地經在旁觀看之陳安勗扶起該吏目疑係風痰諭令調治卽回官房羅奇熊年老氣衰是日一早從鐵棚至老廠復從老廠趕至鐵棚奔跑數里當被杖責又因胸中忿激以致氣逆血湧旋卽殞命詎奇熊族弟羅應先指爲杖斃聲喊廠官打死奇熊凡羅姓族人均赴官房講人命遂有伊親族劉若海曾高則羅宗堯羅華亮羅華韜卽羅華略羅奇玉羅朝漢等附和尾隨羅應先一至官房卽聲言尋廠員償命並欲打死巡攔該吏目當欲查拿而巡役家人已各懼歐奔避羅應先首入官房拳毆吏目左臂膊曾高則站立椅上喝令拴住廠官及廠員親戚劉若海遂用預帶麻繩將該吏目拴起廠員親戚張元龍正欲跑避被劉若海趕毆拉回一併拴住繼有另案被責之黃齊天前來觀看坐於房外馬紮上出言訕詈楚民羅成宙者在廠生理與羅應先同姓不宗比見羅姓肆橫廠官受辱走入房內自與同拴爲之遮護羅應先明知犯法妄思討取憑據抵賴復商同劉若海逼令廠員寫立係四十板打死甘結應先強拉廠員按用手印方行散出持結與衆觀看或叱其逼官寫

結罪干重大應先懼而燒燬維時廠衆聞聲赴看者前後擁擠將竹壁擠倒兩處墮楞攀折二根失去衣帽什物十餘件又有楚民唐二因伊弟唐作賢製造渣鉛曾經廠員查出責處邀約同繳渣鉛劉受天之姪劉駝子即劉材開趁勢赴官房外囑鬧逼要交鉛收票廠中司事課長羅會賢稟勸該吏目將收票姑行給與又有劉有如即李紹文先繳有渣鉛廠員查收未收聞唐二等業已獲票亦卽往官房向課長羅會賢轉討而去羅應先等回至鐵棚卽商捏廠員索取地基銀兩不遂故將槌煤大棍打死羅奇熊情節令羅宗堯寫立狀稿與羅全則曾高則羅奇玉分頭赴報大定府並報威寧州文武衙門迨羅奇熊胞弟羅奇然自別廠聞信來至又邀李天成冒頂羅世洪名字趕往同報劉若海復主使羅奇然同羅華亮羅華韜卽羅華略至官房控拉廠員守屍經課長謝尙文叱責而歸是晚有威寧鎮臣李琨差委把總李可富到廠彈壓各犯始不赴官房鬩鬧時威寧州因公赴省大定府在畢節縣盤查接據該吏目龔憲臣稟該知府隨卽兼程前往該廠審察情形查拿兇棍並將羅奇熊身屍相驗面色黃瘦口鼻有血兩腿俱淡紅色未破皮係生前奔跑後忿激氣血湧逆身死訊

供填圖通報該知州在省聞信面稟經臣諭令即日星馳回州分差幹役將各犯陸續拿獲歷審供認前情不諱查廠員龔憲臣因羅奇熊違斷佔地對衆抗違責打十板經該知府驗屬輕傷祇緣羅奇熊佔造打鐵爐房之處距老廠三四里許中有陡坡山路伊本年老氣衰是日空心早晨奔跑數里旋受杖責忿激進棚聞廠員傳訊何時拆移復又出欲回話一時仆地氣逆血湧身死臣以陳安認爲目擊羅奇熊跌倒親往扶救之確證復提到再三詰訊據供羅奇熊所造鐵棚係用木支架牆壁不全衆目共相望見奇熊身體甚瘦被責後入棚倚著鐵砧站立少刻並未見其飲食旋即走出行不數武忽色變仆跌前往扶起見其口鼻出血不能言語漸次氣微殞命委無別故等語在羅奇熊越界多事抗官強橫即使因杖致斃豈容棍徒借端肆鬧今查審並無別情乃羅應先藉命居奇輒喊聚多人擁至官房將廠官先毆一拳復行拴起逼寫打死羅奇熊手印甘結逞兇不法實爲此案罪魁羅應先應比照直省刁惡頑梗之輩因事聚衆鬩堂塞署逞兇毆官積至四五十人以上爲首例擬斬立決仍照強盜例梟示劉若海事不干己一聞羅應先往講人命之言即帶麻索鬧至官房將

廠員控起逼令寫結復主使羅奇然控拉廠員守屍種種肆橫與爲首無異應照光棍例擬斬立決曾高則同進官房即喝令將廠員控起實係助勢濟惡應照光棍爲從例擬絞監候秋後處決羅宗堯羅華亮羅華韜卽羅華略羅奇玉羅朝漢雖訊無控毆情事但隨聲附和同至官房混行鬩鬧羅奇然控拉廠員雖係劉若海迫脅而聽從指使法難寬貸均應照光棍爲從例酌減一等杖一百流三千里唐二乘危邀約劉駝子卽劉材開同赴官房嚷鬧逼取渣鉛收票亦應照光棍爲從例減一等杖一百流三千里劉駝子卽劉材開聽從唐二前往逼取渣鉛收票應照唐二流罪酌減一等杖一百徒三年黃齊天訊無控毆廠官情事但挾被責私嫌乘羅應先鬩鬧赴官房辱罵廠員若僅律以詈罵之罪未足蔽辜應照光棍爲從例減一等擬流再酌減一等杖一百徒三年羅全則雖未同赴官房肆鬧其出名捏告吏目索銀不遂責打羅奇熊身死若果得實該吏目龔憲臣應照官司非法毆打人致死律滿徒今審係全虛於徒罪上加三等杖一百流三千里但係羅應先起意捏誣應酌減一等杖一百徒三年李天成冒頂未經在場之羅世洪姓名出頭捏告訊無受財情弊應依受雇代

人誣告與自誣同照誣告人徒罪加等擬流但係隨同羅應先等赴控應酌減一等杖一百徒三年唐作賢劉受天交納官鉛攙和鐵渣均應比照丁舵將白土攙和漕糧例杖一百徒三年劉有如即李紹文所繳官鉛浮面未淨已飭另行鎔化且訊無閹鬧情事但鉛未鎔繳之時聞唐二等索得鉛票繼至官房外面宛托課長轉央廠員給票亦屬不合應照不應重律杖八十羅高貴訊係在鐵棚守屍未經跟至官房課長謝尙文羅會賢並羅成宙均經勸阻羅世洪訊係在了巴山住家並未至廠同鬧應與供明之陳安訥俱無庸議巡役余焜雖係如法行杖但與郭金魁李明玉傳典均係廠中巡役於各犯肆橫之時不行救護畏懼逃躲均應照不應重律各杖八十仍革役竹壁牕榜訊係觀看人多以致擠倒失去衣帽等物亦因是日觀看人衆乘空竊取並非羅應先等搶去均應免追該處麥地仍斷給樵民泡毛等耕種管業爐房飭令羅高貴拆去另立石椿刊刻廠基民地分界字樣毋許廠民再行越佔唐作賢劉受天渣鉛飭令照數扣價清款所有臣審訊擬議緣由理合遵旨繕摺詳悉具奏並將各犯要供分別摘錄進呈再臣前奏內據報同往官房係劉若海曾高則羅世洪羅

宗堯羅朝漢羅奇玉黃齊天今審得尙有羅華亮羅華韜即羅華略亦係同往其羅世洪實未至廠同鬧又前奏內據報劉若海主使羅奇然同伊及羅華韜至官房控拉廠員守屍今審得尙有羅華亮亦係同行合並陳明抑臣更有請者鉛廠爲五方雜處之區最易滋事羅應先等膽敢控歐廠員頑惡已極黔省遠在邊徼如照尋常案件具題候部覆准再行辦理無以昭示炯戒應請仍照臣前奏一面具題一面將首犯羅應先劉若海即行正法以靖地方伏乞皇上容鑒訓示欽遵施行爲此謹奏乾隆十六年七月二十二日貴州巡撫臣開泰硃批該部速擬具奏

道光朝外洋通商案

富呢揚阿摺

浙江巡撫臣富呢揚阿跪奏爲暎咭喇國夷船由閩至浙業已驅逐出洋請旨將失于防範之分巡各營弁交部議處以肅洋政仰祈聖鑒事竊臣于本年四月二十二日准署閩浙督臣魏元烜以營縣稟報有暎咭喇國夾板夷船一隻漂至閩省五虎洋面停泊現令驅逐咨飭一體探查防範等因當即札司移行沿海文武員弁留心偵探實力巡防如遇夷船立即跟踪追逐並杜絕奸民勾通接濟不得疎懈在案旋准浙江提督臣戴雄來咨據營員先後稟報四月二十六日該夷船由外洋乘風駛入旗頭貓港于二十七日飄至鎮海欲赴寧波海關銷貨當督兵役加船截回在于游山洋面停泊其時提督臣戴雄及定海鎮臣陳步雲正在長塗捕鱸北洋督飭各將弁彈壓防護相去數百里南風又盛隨帶同弁兵星夜折戢南抵鎮海與該管道府驅令該夷船迅速開行等因並據定海鎮海等縣以查得夷船內共有七十人裝載洋布大呢羽毛等物將該夷人所呈舊刻夷書一本併夷人胡夏米籲求該府准令通商恭稟一摺呈

送核辦等情臣查閱夷書名爲事略說其款式間有悖謬語句亦多不通大抵故作粵東交易不公之語以飾其舍彼來此之意情殊詭譎且該夷自乾隆年間已不准其赴浙貿易今值南風司令遽行乘便來浙希圖獲利何能稍任更張致違定例當飭該道府明白曉諭不准該夷船通商並咨會提臣鎮臣分飭守口各員一律巡堵併遴委撫標中軍參將湯貽汾台州府同知石同福馳赴鎮海會同該道府嚴禁居民與之交易一面隨同提鎮督率巡洋各弁驅逐該夷船迅速出境毋許逗留去後茲復准提臣以曉諭該夷頗知悔悟不敢停留因連日風信不順未能行駛于五月十五日候風稍轉即會同鎮臣督令分巡各弁兵前往驅逐該夷船當時挂帆開行放洋而去鎮臣又率帶各兵船隨後追逐務令即日出境並開具巡洋各營弁職名移咨核參前來臣查浙省大洋東與江蘇一帶通連難保該夷船不此逐彼竄現又飛咨江南山東直隸督臣撫臣飭屬巡防毋令攔入惟是旗頭貓港游山等處洋面係署中營守備孫鼎鰲署右營守備湯倫鎮海營千總孫鼎高分巡雖孫鼎鰲於該夷船乘風猝至時已赴南田會哨究與湯倫等未能先事預防均屬疎失相應請旨將該署守

備孫鼎鰲湯倫該千總孫鼎高一併交部議處以肅洋政謹會同署閩浙總督臣魏元烜浙江提督臣戴雄恭摺具奏並將夷書咨請軍機處恭呈御覽伏乞皇上聖鑒訓示謹奏道光十三年六月初七日奉硃批所辦甚是另有旨欽此

盧坤等片

再嘆咭喇夷人向來最爲狡詭從前曾有佔踞澳門及覬覦大嶼山之事該夷人數萬里遠涉種種受制於中華斷無能爲而其貪狡性成不知審勢量力每思不逞此次嘩嘍啤不遵法度臣等本擬示以兵威驅逐出省因思犬羊之性急則反噬區區數十夷人安能抗拒惟夷館逼處省外市廛稠密又值鄉試士子雲集廣東人心浮動一用兵力未免驚擾士民且該夷日尙無不法別情辦理亦不宜過當彼此熟商夷人所重在利該夷日屢次違抗衆商已懷怨懟不如仍使商驅之是以照例封艙並將事與散商無干只須嘩嘍啤遵守制度卽准奏請開艙情由明白示諭該夷商等封艙守候逐日耗費甚重勢不能不羣嗾夷日使其及早改悔現又禁止該國人船不准進口使其內外消息不通嘩

嘯啤內則見逼於同類外則莫逞其陰謀自不能久居夷館仍責成洋商伍敦元等向各散商曉以利害該夷商等急於開艙必不致久延時日如其悔悟恭順即准照常生理第該國不派大班而令夷目前來其意必有所在傳聞該國因公司局散欲向各夷船抽分稅銀隨後尙有兵船來粵或係爲挾制夷商起見亦未可定雖傳言不足深信即使該國再有兵船到來亦總不能爲患而夷情叵測不可不預爲籌備查澳門爲粵東緊要門戶在彼居住之西洋夷人貧弱無能近年被暎夷脅之以威誘之以利已爲所愚自應設法防範臣業經密飭香山協副將秦裕昌與澳門同知妥爲預備並飭該協幫助西洋夷人防守澳門礮台以爲牽制之計現值水師提臣患病請假另摺具奏委署之碣石鎮譚安尙未到任查陽江鎮所轄海面安靜無事已飭該鎮何岳鍾率領舟師赴澳門附近洋面巡察並遴派臣標精壯兵丁三百名委都司洪發科管帶赴澳門添防其大嶼山礮台亦派員前往防守逐處密爲布置不動聲色俟察看夷情安靜即行撤回如其蓄有詭謀亦不致臨時呼應不及總之國體斷不可失而邊衅亦不敢啓臣仍隨時酌量辦理奏聞所有現在籌備情形謹再會同廣

東巡撫臣祁墳附片密奏伏乞聖鑒訓示謹奏道光十四年八月二十八日奉
硃批欽此

盧坤等片二

再暎咭喇國在廣東貿易該國向設有公班衙名目管理通國買賣設立公司
該公司派有大二三四班來粵總理貿易事務約束夷商道光十年據洋商等
稟知該國公司至道光十三年期滿該國夷人各自貿易恐事無統攝經前督
臣李鴻賓飭商傳諭大班寄信回國若果公司散局仍酌派曉事大班來粵總
理貿易本年臣盧坤與粵海關監督臣中祥查得該國公司已散卽經飭商妥
議務使事有專責勿致散漫無稽六月內有暎咭喇兵船載送夷目嘒嘒啤一
名來粵稱係查理貿易事務攜帶女眷幼孩共五口寄住澳門兵船查有番棺
一百九十名停泊外洋該夷目換船至省外夷館居住臣盧坤接據營縣稟報
卽咨會水師提督派撥舟師在於虎門等處海口巡防並行各砲台弁兵嚴密
防範不准該夷兵船進口及番婦人等來省并飭洋商伍敦元等查詢該夷目

因何事來省如因公司散局應另定貿易章程卽告知該商等轉稟以憑具奏
恭候奉到諭旨飭遵詎該夷目不肯接見洋商旋赴城外呈遞致臣盧坤書信
一函封面係平行款式且混寫大英國等字樣當查中外之防首重體制該夷
目肆嘖嘖有無官職無從查其底裏卽使實係該國官員亦不能與天朝疆吏
書信平行事關國體未便稍涉遷就致令輕視隨飭廣州協副將韓肇慶諭以
天朝制度從不與外夷通達書信貿易事件應由商人轉稟不准投遞書函繼
思化外愚蠢初入中華未諳例禁自宜先行開導俾得知所遵循復摘叙歷次
奏定夷人貿易條款諭飭洋商傳諭開導並告以外夷在粵通市係聖朝嘉惠
海隅並不以區區商稅爲重該國貿易已越一百數十年諸事均有舊章該夷
目旣爲貿易而來卽應遵守章程否則不准在粵貿易等情前後四次反覆曉
諭旋據該商等稟覆該夷目不遵傳諭聲言伊係夷官監督非大班人等可比
以後一切事件應與各衙門文移來往不能照舊洋商傳諭伊亦不能具稟祇
用書文交官轉遞該商等答以向來無此辦法該夷目堅執不移請卽停止該
國買賣臣以該夷目肆嘖嘖屢次執拗誠屬玩梗第念該國王向來尙屬恭順

該國散商均尙安靜若因擘嘮啤一人之過概行封艙未免向隅仰體皇上天地之量中外一視同仁曲加體卹復將外夷貿易事宜向係洋商經理從無官爲主持之事嘆咭喇向與中華不通文移該夷人所言不能准行並將本應封艙因體卹散商衆人暫從寬緩緣由明晰批飭該商等再行曉諭如其悔悟恭順照常貿易倘再違執即行封艙冀以情理之真誠化犬羊之桀驁但能無傷大體即亦不加苛求而該夷目于商人傳諭若罔聞知該商等將批語抄給亦置之而不閱並據水師參將高宜勇稟報嘆咭喇國復來兵船一隻與前來兵船同在虎門口外九洲沙瀝洋面停泊查其番梢亦係一百九十名詢據聲稱並不進口候風順駛去等情復經咨行水師提督及香山協一體加緊坊堵並札飭沿海各縣嚴禁商漁艇隻攏近夷船交易接濟一面與臣祁墳再三籌度嘆夷素性兇狡所恃者船堅砲利內洋水淺礁石林立該夷船施放砲火亦不能得力該夷目身入中華距本國數萬里已有主客之勢如其妄思跳梁我兵以逸待勞其無能爲顯而易見第事關化外必須格外詳慎折服其心商人所稟究竟一面之詞未便遽信隨飭委同知潘尙楫會同廣州府前往夷館面加

查詢并諭令將兵船即日開行回國該夷目仍不將來粵辦理何事情由說明亦不將兵船因何而來何日回去之處詳細登答因該夷目令通曉漢語之夷人傳話恐傳告或有不實飭令帶同通事前往該夷目又不肯令通事轉傳言語委員等無從曉諭屢飭洋商查探總不能得其來歷原委伏查暎夷貿易向由洋商與大班人等經理從無夷目干預今忽欲設官監督已與舊制不符且該國即有此議亦應將如何監督辦理何事之處先行稟明奏請諭旨分別應准應駁遵照辦理乃該夷目嘩嘩既既不稟明突然來至省外夷館居住輒欲與中華官員文移書信來往殊出情理之外疊經商人傳諭委員查詢不爲不委曲詳明亦非強以所難該夷目總不將辦理何事說明原委必欲與內地官員通達文移書信且擅出告白令各散商不必以斷絕貿易爲慮是其心抗衡不遵法度若不重加懲抑何以肅國體而懾諸夷向例夷人不法應即封艙臣等與粵海監督臣中祥商酌並與將軍都統及在省司道會同熟商惟有照例封艙將暎唎國買賣暫行停止如該夷目畏懼恭順遵照天朝制度再行奏請恩施准其開艙交易以昭懲戒貿易原係散商之事第該國既未另派大班

該夷日先稱查理又稱監督究不知所司何事且如此執謬不受約束事無責成即散商貿易亦難期妥協近年夷商漸形胆大當此章程創始必應從嚴整飭現在臣等會同將啤嘮啤歷次違抗照例封艙原委出示曉諭並叙明與各散商無涉此外各國照常買賣是否有當仰祈聖明訓示遵行再粵海關近年征收夷船商稅唛咭喇國約計銀五六十萬兩在帑藏原無關毫末而國用爲重亦不敢不通盤籌畫惟夷情貪得無厭愈示含容則愈形傲睨現在外洋私販鴉片夷船日多正在設法整頓又來此謬妄之夷目此時即便姑容亦必得步進步另生妄想勢不得不少示裁抑該國以貿易爲生衆商紛紛載貨前來急於銷售趁秋冬北風載貨回國斷不肯輕擲貲本守候誤時各散商見啤嘮啤屢次違抗衆心已多不服現據在海關稟求開艙業經批示如啤嘮啤改悔遵守舊制即准其奏請開艙該商等必不任聽固執自誤營生思內地大黃茶葉磁器絲舫爲該國必須之物溯查嘉慶十三年及道光九年因該夷人滋事封艙旋據籲請復開此該國不能不與中華交易之明證該夷人除砲火以外一無長技現已商同將軍臣哈豐阿派撥弁兵在省城內外分設堆卡加意巡

防澳門一帶亦密派員弁水陸分投布置鎮靜防範不致疎虞亦斷不稍涉張皇肇衅釀事仍飭該府縣訪查漢奸嚴拿懲辦至外夷貿易係洋商專責今夷目嘩嘮啤來粵該商等既不先行稟報節飭傳諭又一無所爲殊屬玩忽仍查明有無情弊嚴參究處所有辦理緣由臣等謹會同粵海關監督臣中祥將軍臣哈豐阿左都統臣宗室倫忠右都統臣左廷桐合詞繕摺密奏伏乞聖鑒謹奏道光十四年八月二十八日奉硃批所辦尙妥所見亦是另有旨諭欽此

直隸總督周元理奏報乾隆四十三年直省戶口倉穀數目摺

直隸總督臣周元理謹奏爲欽奉上諭事案於乾隆五年十一月欽奉上諭每歲仲冬該督撫將各府州縣戶口增減倉穀存用一一詳細具摺奏聞其如何定議令各省畫一遵行著該部議奏欽此經部議令各省督撫於乾隆六年編審後每歲仲冬將民數穀數繕寫黃冊各一本具摺奏聞著爲定例等因又於乾隆三十七年十月准戶部咨開長蘆竈戶丁數自乾隆三十七年爲始查明彙入民戶案內會同一律奏明辦理等因又於乾隆四十年十月欽奉上諭直省滋生戶口行之日久有司視爲具文大吏亦忽不加察所報之摺及冊竟有不及實數什之二三者飭令各督撫具實在民數奏報又於乾隆四十二年六月內准戶部咨開嗣後每年奏報民數務須恪遵諭旨確查實在民屯數目敬造黃冊具奏按期另行分別造具民屯丁口各一冊咨部彙核具題卽於乾隆四十二年爲始各等因先後轉飭欽遵辦理在案今屆乾隆四十三年造報之期據布政使軍功擢查明直屬乾隆四十三年實在民數共四百一十九萬四百四戶內男大口七百六十萬六千四百三十二口小口三百五十七萬二千

八百五十四口婦大口六百五十一萬八千六百七十三口小口二百八十九萬一千八百三十四口通共男婦大小口二千五十八萬九千七百九十三口又長蘆青州滄州兩分司所屬乾隆四十三年分興國等十場並滄州等十四州縣原額竈丁共一萬二千九百九十七丁共計五千二百四戶內男大口四萬三千四百九十八口小口四萬三千一十六口婦大口三萬八千五百一十三口小口三萬一千一百四十五口通共男婦大小口一十五萬六千一百七十二口又通州等四州縣乾隆四十三年分實在屯丁共二百七十三戶內男大口三百一口小口九十二口婦大口九十二口小口六十七口通共男婦大小口五百五十二口又直屬應存常平倉穀二百七十九萬五千二百五十五石一斗一升四合五勺內除動用穀三十三萬三千三百五十石三斗九合八勺民欠穀七十五萬三千八十三石九斗四升七合九勺現在分別催追還倉外實在現存穀一百七十萬八千八百二十石八斗五升六合八勺又社倉應存穀四十六萬四千五百二十九石三斗三升一合一勺內除民欠穀一十三萬二千四百五十五石二斗四升七合現在催追還倉外實在現存穀三十三

萬二千七十四石八升四合一勺又義倉應存穀六十一萬七百一十四石一斗五升六合五勺內除動用穀八千四百五十石民欠穀二十四萬三千一百九十四石四斗四合九勺現在催追還倉外實在現存穀三十五萬九千六十九石七斗五升一合六勺除分晰造具清冊咨送戶部查核外臣謹會同長蘆鹽政臣西寧恭摺具奏並將各項實數繕具黃冊二本開明總撤各數恭呈御覽伏乞皇上睿鑒謹奏乾隆四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九日硃批冊留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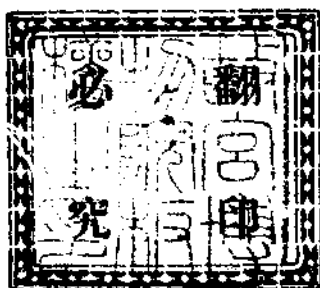
中華民國十九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出版

史料旬刊第二十一期

編輯所 故宮博物院文獻館

發行所 神武門外發售室

印刷所 京華印書局



| 價目表 | | 郵費 | |
|----------|------|------|------|
| | | 外埠 | 國外 |
| 每旬一冊 | 四角 | 每期一角 | 每期二角 |
| 預定半年十八冊 | 六元五角 | | |
| 預定全年三十六冊 | 十二元 | | |

本院發售刊
物均交郵局
掛號遞送以
免遺失

本市 商務印書館 中華書局
上海 文明書局 世界書局及
天津 其他各大書店均有代售